

胸中有道义 笔墨著文章:论当代书法人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 黄秀岩

今天的书法艺术已不仅是古代文人的“雅趣”、现代书家的“爱好”，而是一门专业学科、一项文化产业、一项走向世界的民族符号，书法艺术已经进入“大书法”时代。“当今时代，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条件，都是书法艺术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面对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社会环境，各种思潮相互影响，各种观念相互碰撞，各种文化相互冲击。在封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书法艺术如何在数字化时代开出新花朵，在全球化浪潮中迈出新步伐、结出新硕果，是时代提出的新命题，也是所有书家和从业者的新机遇、新挑战。

面对时代之问，岗位虽有不同，能力虽有差异，但只有把个人之小我融入书法艺术繁荣发展之大我，不为所扰，不为所困，不为所惑，才能在推动书法艺术迅猛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美丽篇章。

书坛需要不忘初心的创作者。当今时代变化之大、发展之快，前所未有。新事物、新格局、新思维、新审美层出不穷。面对这些变化，不少书家都会不由自主地提出一个时代问题：书法将何去何从。面对时代之问，孙过庭曾言：“夫质以代兴，妍因

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醜一迁，质文三变，驰骋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苏轼则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其“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也成为宋代“尚意”书风的代言。黄庭坚云：“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赵孟頫以“复古”行动作答，带动元代书法艺术重新回归传统。当代如何作答呢？书坛为此争论不休。与其期盼、等待、争论，甚至漫骂，不如回归自己学书的初心，按照自己的理解一步一步往前走。

书坛关注经典、期待大家，但经典是一笔笔写出来的，大家是一幅幅佳作造就的。虽然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创作经典、成为大家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事情，但不妨碍在传承经典、创新实践中坚持自己的理解和审美，开出属于自己的绚烂之花；不妨碍在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中表现出自己的技法、思想与境界；更不妨碍在纷繁芜杂的花花世界中坚守热爱书法的初心并成为愿意为之付出的一股清流。与其翘首以盼，不如从自己做起，用优秀的作品来回

应时代的诉求、回答内心对书法的执着。

书坛需要爱岗敬业的从业者。书坛不仅仅是书家的书坛，也是书法从业者、爱好者的书坛。中国书协规定会员类型包括：创作类、理论类、教育类、新闻出版类和组织类五种。除了书法艺术的创作者、研究者，还包括《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报》《书法研究》等专业报刊、书画频道等电视媒介、中国书协等团体或个人举办的书法培训班、中小学及高校开设的书法课程，更包含各种网络平台上的书家账号、书法辅导短视频、书画拍卖平台等以书法艺术品为生的从业者。他们虽身份不一、定位不同、职能各异，甚至有的还是跨界组织，却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对书法艺术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如河北师范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寇学臣教授，从2009年起连续多年积极推进中小学书法教育，取得优异成绩。其长期帮扶的宁晋县书法教育已成为河北省乃至全国中小学书法教育的亮点，甚至被相关媒体誉为“宁晋现象”。“从‘宁晋现象’到‘石家

庄经验’，从‘烛光计划’到‘国培计划’，从‘汉字书写大会’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累计受益师生达100万余人次”。《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等多家报刊予以报道。可以说，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中小学书法教育方面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不仅为河北省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普及与推广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当今书坛注入了新鲜的空气。再如诸多书家常用的“以观书法”小程序涵盖电脑、手机及平板等多个平台，收录有中国历代书法家的上万部真迹字帖，配有释文和注解。既有原帖高清图的直接展现，也有放大至三倍屏幕大小仍保持高质量而不失真的矢量格式。“以观书法”还是一本中国书法大字典，收录行、草、隶、篆、楷各种书法字形数量超过400万（包含甲骨文、金文、简帛、篆刻等）；是一部历代印谱大全，包含大量印谱和印章；也是一个专业书法教学平台，包含诸多名家临摹指导视频，为书法学习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深受广大书家的喜爱与欢迎。新时代书法艺术的健康繁荣发展，不能仅仅依靠经典大家，更不能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这些从业者虽不受传统书坛重视，自

身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却在普及书法艺术教育、构建书法艺术生态、推动书法艺术发展、保护书法艺术古迹等方面担负着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作用。面对重任，需要更多的从业者投身其中、参与其中，立足岗位，奋力拼搏，用实际行动为新时代书法艺术的蓬勃勃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书坛需要勇于探索的开拓者。如何让书法在开放的文化语境和完备的中西方美学体系冲击中大放异彩是当代书家面临的时代拷问。近年来，书法艺术不断走出国门，拥抱世界，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层次还比较低，频次还不够多、形式还比较单一、参与人员还比较少，效果也并不理想。所谓开拓，就是沿着前人未尽的道路，走更远的距离。要突破现有局面，需要在形式内容上进行探索。对非汉字文化圈而言，盲目照搬中国书法教育通行做法是很难取得理想效果的。书法艺术要走向世界就必须对现有的传承教育体系进行优化调整，打破语言和文化壁垒，让全世界人民能够准确领略到汉字书写的魅力。固执己见或削足适履都不是书法艺术走向世界的正确途径。

书坛需要挺身而出的引领者。进入数字化时代的书法艺术将走向何方，书法经典如何传承、书法学科如何建设、书法人才如何培养、展评机制如何改进、书法产业如何做大、书法文化如何推广等一系列历史课题仍在等待回答……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的专业多、空白多、矛盾多；也是一个汇聚各方意见、形成集体共识的研究过程，既需要广泛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也需要引领者以独到的眼光、敏锐的嗅觉和超前的意识于众说纷纭中把握建设精髓，整合资源并协调各方持之以恒地贯彻下去。这样的引领者既需要具备有良好的品德修养，以德服人；也需要有过硬的书法专业功底，以技服人；还需要具备深厚的人脉资源和协调能力，以能服人；更需要有强烈的使命担当和主动作为的创新意识，以诚服人。引领者从来都是在实干中锻炼出来的，逆境是他们的磨刀石，难题是他们的资历章。面对责任与使命，他们不会彷徨、不会犹豫、更不会退缩，而是挺身而出，迎难而上，用创新的思维模式和坚决的执行力去开创新的局面。（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书法的文化性应当在回归中前行

□ 陈玉

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背后蕴含的是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文化精髓。古代文人以书寄情，以字言志，将个人的喜怒哀乐、家国情怀融入笔端，形成了独特的书法文化景观和多元的书法风格。王羲之、颜真卿、苏轼、赵孟頫等古代书家的作品不仅是技法的巅峰，更是其人格魅力、文化修养和时代精神的艺术化表达。然而，在现代社会的文化性却常常被技术性和艺术性所遮蔽。部分人对书法的理解趋于表面化、功利化，忽视了其背后的文化根基。因此，书法的文化性回归成为当代书法发展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当代书家亟须静下心来，沉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书法文化的内涵，理解书法作为文化载体的独特价值，以此为基古出新，推进当代书法的时代之变。

“文书分离”与文人书法的再现

书法是文字、文学、文化完美交融的生命体。汉字是书法的母体，书法是汉字的艺术性表达，并通过书写赋能于文学，中国传统文化是书法的灵魂。“书文合一”的审美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技法的精湛和文辞的感染力是书法作品打动观众的重要因素。中国书法自古遵循“书文一体”的创作观，强调书法不仅是书写技巧的展现，更是书写者情感、学识与修养的综合体现。

纵观中国书法史，书法由实用性向艺术性的转变过程中，其内容与形式也逐步产生分离。自魏晋时期，书法作为一种寄情抒怀的媒介，开启了从实用功能到艺术表达的转变，在肆意率真、自由开放的状态下，以书法表达自然之理、万物之道，实现了审美的高度自觉。唐宋时期，书法达到了“书文合一”的艺术巅峰，出现了形式美与内容美相得益彰的经典之作。近代以来，受白话文的推广、书写工具的变革和信息科技的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毛笔的实用功能更加弱化，书法的实用性与其艺术性日渐分离，人们对书法的艺术性追求已远远超过了实用性。

近40年来，书法从文人书斋走向社会化展厅，形式创作的觉醒是其突出的进步。然而，书法在内容和情感，以及审美的表达方面的缺失也显而易见。形式的繁荣伴随着内容的空洞，呈现出重形式轻内容、重技轻道的现状，究其根源无外乎文化的缺失。

在此背景下，倡导“艺术素养”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人书法的核心价值在于文人作为书法创作的主体，他们能够以深厚的文学修养为依托提升书法的境界、品位，丰富书法本体的审美体验，避免单纯技法重复可能给书法带来的枯燥乏味。文化性是书法重要的本质属性，所以书法本身应该是

文人活动的产物，所谓的文人书法应该是书法艺术的常态，而不是将书法与文化割裂的产物。

对文人身份的再思考

“文人”是知识的承载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文人书法”不应被狭隘化，文人身份本成为书法家的前提和必备身份。对于书法家而言，文化既是其成长的土壤，也是其翱翔的天空。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支撑，书法作品便难以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没有广阔的文化视野作为引导，书法家也难以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真正的文人应当是具备深厚文化底蕴、广泛知识视野和独立人文精神的个体。书法家首先应该的是具有一定文学修养的“文化人”，而不是单纯的书写者。

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历代经典法帖不仅展现了高超的书写技巧，更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当然，文人书法并非书法审美的唯一典范。从书法艺术自身发展的角度审视，“去文化性”和“去技法性”两个极端都不可取。书法首先是一门专业的技能，技术过关是基本要求，然后再加以人文修养的补充，才可谓形神兼备、文质兼美。一味地强调书法的文化属性而忽视对技法的培养，与刻意追求书法的技巧娴熟而轻视文学素养同样是徒劳无益的。当代书家要有意识地在生活中增加书法的实用性，回归文化修养与书法艺术共生一体的状态，让文本创作与书法创作形成互动，在精炼技法的同时不断增强书法的文化性和生活感，以文化为根基，以书法为媒介，传达时代精神，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向文人型书法家发展。

当代书法亟须文化性的回归

书法的文化性需要通过文辞表达出来，书法与文学有着紧密的关联。书法创作不仅仅是技巧的展现，更是文化、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汉字的演变和发展为书法创作提供了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文学则为书法创作提供了思想传播和情感抒发的丰富素材。著名戏剧家魏明伦提出：“文学是一切艺术的灵魂，不论是绘画、舞蹈、音乐，都以文学为基础、内涵……真正的书法家肯定是文书同根的，有这样的底蕴，才能成为优秀书法家。中国文学底蕴不强，不能成为非常优秀的书法家……书法没有文学，就是匠笔。”这一观点阐明了文学修养对书法艺术的重要影响，也指出了书法家的文化修养对书法艺术境界的决定性意义。

当代书法的文化性回归，是对书法技法、书法叙事和书法精神的本质溯源和发展性追问，是以回归为动力，激活创新思路，在整体性的文化建构中不断前行。从书法展览的向古溯源之风，到文人书法的坚守，当代书家明显开始注重对古人技法和精神的认可、重视和继承。在国家级大展中，无论是哪种书体书风，几乎每件作品都有明确取法，都可以从中看到古人笔墨技法的影子。但是从作品的文化内涵层面，这些作品总还是在落款言辞、内容选择、精神气韵等方面反映出一些缺失。部分作品技法娴熟但缺乏文化内涵和情感的表达。一些从展厅走出来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总是美则美矣，却缺少灵魂，更与古人“兴之所至”的情感抒发相去甚远。近年来，中国书协等权威机构通过举办国学修养研修班等举措，旨在提升中青年书法家的文化素养，鼓励他们个人情感与文学造诣融入书法创作之中，书写自作诗文，以此彰显书法作品的文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随着对传统文化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文人书法作为“书文合一”理念的典范，其精神内涵必将被重新挖掘并广泛弘扬。越来越多的书法家开始重视书法作品的文化价值，力求在笔墨间传达出深厚的文化意蕴、生动的文人情趣以及丰富的文人涵养。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也促进了书法与文学两大艺术门类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在当下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书法这一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形式，正经历着从技艺展示向文化回归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是对传统文脉的接续，更是对当代书法家身份与使命的重新定位，是对书法背后深厚文化底蕴的重新认识和传承。令人振奋的是，当代书法的文化性正在回归中前行，“书文合一”的创作观和文人书法的理念，如同一股清流，正滋养着当代书坛，必将引领当代书法创作向更高层次的文化境界迈进。

（作者单位：天水市文联）

书法「气韵生动」审美内核对中国雕塑的渗透

□ 于永承 解雯辉

在中国传统艺术审美体系中，“气韵生动”是贯穿始终的灵魂内核。这一概念由南朝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最初用于品评绘画，后因其深刻文化内涵，超越绘画领域，成为书法、雕塑、音乐等诸多艺术门类的共同审美追求。

与西方雕塑侧重写实，强调形态精准复刻不同，中国雕塑始终追求“传神”效果，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对书法“气韵生动”审美理念的借鉴与吸纳。从原始社会泥塑纹饰到秦汉石刻造像，从魏晋南北朝佛教雕塑到隋唐陵墓仪仗，再到当代写意雕塑，书法“气韵生动”的审美基因如隐形脉络，贯穿中国雕塑发展历程。

一、书法“气韵生动”的审美内核解析

要厘清书法“气韵生动”与中国雕塑的关系，需先明确其审美内核及书法的表达路径。“气韵”二字内涵丰富且相互关联：“气”既是宇宙自然元气，也是创作者体内的生命气息与精神活力；“韵”是“气”的流动延展形成的韵律感、节奏感，是作品呈现的含蓄美感。“气韵生动”的核心要义，是要求艺术作品传达鲜活生命气息与灵动精神韵律，实现“形神兼备”。书法作为线条艺术，是“气韵生动”的完美载体。其气韵蕴含于笔墨流转各环节，通过线条运动变化呈现：其一，笔法是气韵生成的基础，提按顿挫、轻重缓急的笔法变化，赋予线条丰富的表现力；其二，章法是气韵延展的保障，字与字、行与行的疏密布局，形成整体韵律；更为重要的是，书法“气韵生动”具有强烈主体性特征。

汉代扬雄所言“书为心画”，点明书法气韵本质是创作者生命状态与精神情感的外化。不同创作者因学识、修养、性格差异，气韵各具特色；王羲之《兰亭集序》潇洒飘逸、颜真卿《祭侄文稿》悲愤郁结，皆是精神情感与笔墨气韵的完美融合。这种将主体精神融入创作的方式，正是书法“气韵生动”的核心价值，也为其向雕塑领域渗透提供了精神内核与审美基础。

二、书法“气韵生动”向雕塑渗透的历史路径与表现形态

书法“气韵生动”向中国雕塑的渗透，是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伴随书法成熟与雕塑风格演变，呈现清晰阶段性特征：从原始时期的气韵萌芽，到秦汉时期的气韵显现，再到魏晋南北朝的气韵深化，最后到隋唐以后的气韵定型，不断重塑中国雕塑的艺术语言与精神内涵，推动其形成独具特色的写意风格。

（一）原始时期：气韵萌芽——线条韵律中的生命感知

原始社会是中国艺术萌芽阶段，汉字尚未形成成熟字体，以彩陶纹饰、刻画符号等原始文字形式存在；雕塑则以泥塑、石雕、玉雕等简单造型为主，多用于祭祀、祈福等原始宗教活动。此时，“气韵生动”已通过线条韵律感，在原始雕塑中埋下萌芽种子。

原始彩陶纹饰、陶器刻画符号是原始汉字的重要雏形，如仰韶文化的鱼纹、人面纹，大汶口文化出土大口尊上的“日月山”等刻画，马家窑文化的漩涡纹、波浪纹等，是先民对自然现象的提



▲《一弗为张元祖造像记》拓片，正书，10行，一行3字，位于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

炼概括。这些纹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构成，粗细变化、曲直转折形成富有韵律感的视觉效果。同时期原始雕塑，在纹饰与造型上与之呼应，将线条韵律感转化为立体空间的气韵表达。

（二）秦汉时期：气韵显现——笔法精神中的雄浑气象

秦汉时期是中国书法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小篆、隶书等字体相继定型，形成规范笔法体系与审美标准。小篆线条匀净圆转、端庄凝重，隶书线条刚劲沉稳、顿挫分明，各具独特气韵表达。与此同时，秦汉雕塑迎来第一个发展高峰，秦始皇陵兵马俑、霍去病墓石刻等经典作品问世，书法“气韵生动”审美理念通过笔法精神转化，在雕塑中显现鲜明特征。

秦始皇陵兵马俑在衣纹处理上展现出对书法笔法的借鉴，形成雄浑庄重的气韵。其衣纹线条以直线为主，辅以少量曲线，刚劲有力、简洁明快，通过平行、交错、叠加等组合方式，形成富有节奏感的视觉效果。这种线条处理与秦篆笔法密切相关：线条平稳中蕴含变化，沉稳不失灵动；兵马俑衣纹线条虽无明显“蚕头雁尾”，却具备隶书线条的凝重感与力量感，尤其是铠甲部分线条，排列整齐、粗细均匀，如同篆书横画般沉稳有力，彰显秦军威严与气势。

霍去病墓石刻则将古隶笔法气韵与雕塑造型完美融合，呈现古朴雄浑艺术风格。石刻采用“因势象形”创作手法，充分利用石材天然形态，以简洁粗犷线条雕刻，转折、顿挫富有力量感，如同古隶线条般圆转凝重、一气呵成。《马踏匈奴》石刻以简洁线条勾勒马匹矫健姿态与匈奴人狼狽形象，马匹四肢线条刚劲有力，肌肉轮廓以简练曲线刻画。整幅作品线条看似随意，实则蕴含篆隶笔法韵律感，融入创作者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形成雄浑壮阔、气吞山河的气韵效果。

（三）魏晋南北朝：气韵深化——精神内核中的灵动神采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艺术鼎盛时期，行书、草书等字体逐渐成熟，书法审美从注重笔法规范转向强调“气韵生动”，追求线条灵动性与情感自由表达。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家的作品，以流畅飘逸线条、跌宕起伏韵律，将“气韵生动”推向新高度。同时，受佛教传入影响，佛教雕塑成为主流雕塑艺术形态，书法“气韵生动”审美理念融入雕塑精神内核，推动其实现从“形似”到“神似”的关键跨越。

这一时期的佛教雕塑，不再局限于秦汉的雄浑刚劲，更注重线条灵动性与人物精神气质的传达，形成超凡脱俗的气韵效果。龙门石窟造像题记《龙门二十品》以古朴刚健书法风格著称，造像本身线条处理深受影响。造像衣纹线条流畅飘逸，如同题记书法线条般干净爽朗，无生硬棱角，展现丝绸衣物柔软质感；人物面部线条柔和细腻，眼神低垂，嘴角微妙，呈现宁静安详神态，完美呈现佛教造像的慈悲与庄严气韵，同时不失刚劲的气势与硬朗的骨骼。

北魏时期造像体形修长、姿态轻盈，衣纹线条如流水般舒展，如同草书

线条般自由奔放、灵动洒脱，形成“秀骨清像”艺术风格，彰显魏晋玄学思想影响下的超然气质。

（四）隋唐以后：气韵定型——意境营造中的雍容气象

隋唐时期，书法艺术达到新高度，楷书、行书、草书等形成成熟审美范式，“气韵生动”更注重与意境营造结合，呈现雍容大气、意境深远的艺术特质。隋唐雕塑在继承前代基础上创新，形成雍容华贵、气势磅礴的艺术风格，书法“气韵生动”审美理念实现成熟定型，成为雕塑意境营造的核心要素。

唐代陵墓雕塑如昭陵六骏、乾陵翼马等，造型上兼具雄浑刚劲的线条特质，更通过借鉴书法气韵，营造出雄浑壮阔的艺术意境。昭陵六骏以简洁有力的线条塑造马匹矫健姿态，转折、顿挫富有节奏感，如同楷书笔法般严谨而不失灵动。每匹马姿态各异，线条粗细变化与肌肉轮廓刻画相得益彰，展现力量感与生命力；同时，通过对眼神、神态的细腻刻画，赋予马匹丰富情感内涵，使作品不仅形态逼真，更具备雄浑壮阔的气韵意境，契合唐代书法雍容大气、气势磅礴的审美特质。

唐代佛教造像更注重气韵与意境的融合，以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为代表。大佛以圆润流畅线条塑造庄严慈祥形象，面部线条柔和细腻，眼神平静深邃；衣纹线条舒展自如、疏密有致，如同行书线条般流畅而不失庄重。整座大佛造型比例协调，姿态端庄，通过线条韵律感与神态刻画，营造出超凡脱俗、宁静祥和的意境，传递佛教慈悲与包容精神，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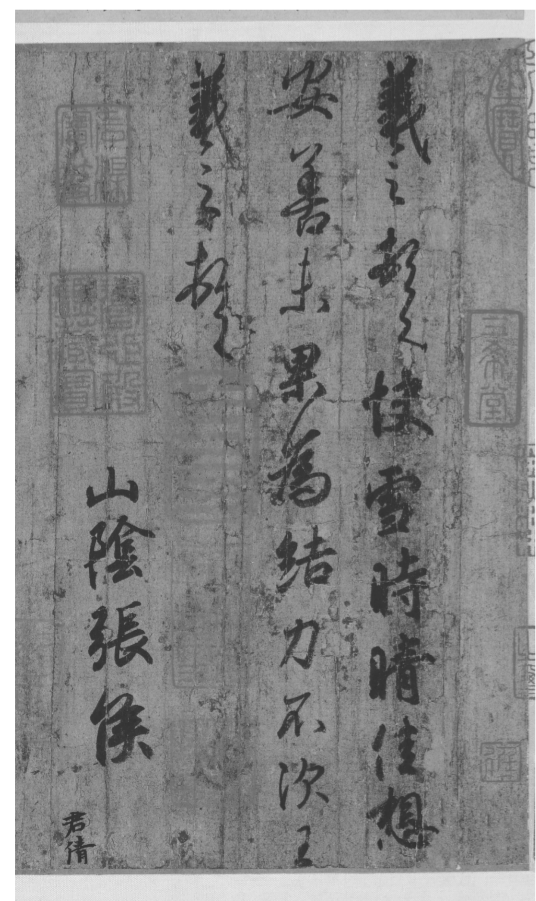
宋、元、明、清时期，书法“气韵生动”对雕塑的影响进一步深化，雕塑更注重写意性与意境营造；宋代木雕观音像以柔和婉转线条营造温婉典雅意境，明清园林雕塑将书法线条灵动美与园林自然美相结合，形成清新雅致的气韵效果。

三、结论

书法“气韵生动”审美与中国雕塑的关系，是中国传统艺术“艺理相通”特质的生动体现。书法以线条为载体，通过笔法、章法变化与创作者主体情感融入，形成独特“气韵生动”表达范式；中国雕塑借鉴这一范式，历经原始时期气韵萌芽、秦汉时期气韵显现、魏晋南北朝气韵深化、隋唐以后气韵定型的历史过程，实现从“形似”到“神似”的升华。

书法“气韵生动”不仅影响了中国雕塑的艺术语言与精神内涵，使雕塑这一造型艺术在古代中国的发展带有了高度的文人化特色。更形成为“写意传神”为核心的艺术风格，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当代艺术环境下，两者的融合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为当代雕塑创新发展提供丰富思路与灵感。深入挖掘书法“气韵生动”的审美内涵，探索其与当代雕塑的融合路径，不仅能推动中国雕塑艺术持续发展，更能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未来，随着艺术创作不断创新，两者的关系将呈现更丰富形态，为中国传统艺术发展注入新活力。

（作者单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